

CHLT 1060/4208

三
23

23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OCT 11, 1982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六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治道一

總論

程子曰論治者貴識體○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
治之道也建立綱紀分正百職順天揆事創制立
度以盡天下之務治之法也法者道之用也○聖
王爲治修刑罰以齊衆明教化以善俗刑罰立則
教化行矣教化成而刑罰措矣雖曰尚德而不尚
刑顧豈偏廢哉○治則有爲治之因亂必有致亂
之因在人而已矣○立治有體施治有序酌而應

之臨時之宜也○治道之要有三曰立志責任求
賢○必井田必肉刑必封建而後天下可爲非聖
人之達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
封建而臨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
得聖人之意而不膠其迹迹者聖人因一時之利
而利焉者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合而後遂天
下國家至於事爲之末所以不遂者由不合也所
以不合者由有間也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聖王
之所必去也○事事物物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
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也

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止之不得其所則
無可止之理○養民者以愛其力爲本民力足則
生養遂然後教化可行風俗可美是故善爲政者
必重民力○教人者養其善心則惡自消治民者
導以敬遜則爭自止○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
方盛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至於旣
衰而後戒則無及矣自古天下之治未有久而不
亂者蓋不能戒於其盛也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
肆則紀綱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滋蔓而
不知亂亡之相尋也○守國者必設險山河之固

城郭溝洫之阻特其大端耳若夫尊卑貴賤之分
明之以等威異之以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
上下皆險之大用也○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
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
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
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爲天
下安可求近効才計校著利害便不是○王者高
拱於穆清之上而化行於裨海之外何修何飾而
致也○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爾老吾老以及人
老之謂孝○以及人之幼此純王之心也使老者

幼者得其所此純王之政也○尚慮其未也
則又尊國老而躬事之優庶老而時養之風行海
流民陶其化孰有怠於親而慢於長者哉虞夏商
周之盛王由是道也人倫以正風俗以厚鰥寡孤
獨無不得其養焉後世禮廢法壞教化不明播棄
耆老飢寒轉死者往往而是嗚呼率是而行而欲
王道之成猶却行而求及前抑有甚焉爾○安危
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繫乎事始衆心睽乖則
有言不信萬邦協和則所爲必成○先王之世以
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民可明也

治亂之機繫

事始

先王以道治

天下

民可教不可
成
民可順不可
強
民可使不可
欺

民可使不可
欺

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可強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又嘗與客語為政曰甚矣小人之無行也牛壯食其力老則屠之客曰不得不然也牛老不可用屠之猶得半牛之價復稱貸以買壯者不爾則廢耕矣且安得芻粟養無用之牛乎曰爾之言知計利而不知義者也為政之本莫大於使民興行民善俗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蟲之災皆不善之致也○天下之事無一定之理不進則退不退則進時極道窮理當必變惟聖人為能通其變於未窮使其公不至於極

堯舜時也○三代忠質文其因時之尚然也夏近古人多忠誠故為忠忠弊故揀之以質質弊故揀之以文非道有弊也後世不守故浸而成弊雖不可以一二事觀之大槩可知如堯舜禹之相繼其文章氣象亦自小異也○識變知化為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宜是以聖人通其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矣後世雖有作者虞帝為不可及已蓋當是時風氣未開而虞帝之德又如此故後世莫可及也若三代之治後世決可復不以三代為治者終苟道也○自古聖人之救難而定亂

聖人爲可久
可之治

也設施有未暇及焉者既安之矣然後爲可久可
繼之治自漢而下禍亂既除則不復有爲始隨時
維持而已所以不能髣髴於三代歟○三代而後
有聖王者作必四三王而立制矣或曰夫子云三
重既備人事盡矣而可四乎曰三王之治以宜乎
今之世則四王之道也若夫建亥爲正則事之悖
繆者也

君相以父母
天下爲王道

張子曰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母
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
而已之子設使四海之

而已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爲秦漢之少恩

爲五伯之假名○井田而不封建猶能養而
不能教封建而不井田猶能教而不能養封建井
田而不肉刑猶能教養而不能使然此未可遽行
之○秦爲月令必取先王之法以成文字未必實
行之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
時此皆法外之意秦苟有愛民爲惠心方能行徒
法不能以自行須實有其心也有其心而無其法
則是雖有仁心仁聞不行先王之道不能爲政於
天下

天下

華陽范氏曰治天下之繁者必以至簡制天下之動者必以至靜是故號令簡則民聽不惑心慮靜則事變不撓此所以能成功也○民莫不惡危而欲安惡勞而欲息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沸矣故治天下在順之而已沸之而能治者未之聞也

龜山楊氏曰書曰德惟善政孔子曰為政以德離道德而為政事非先王之政事也○書曰德惟善政則以德為政也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則以禮用刑也有德禮則刑政在其中矣○政者正也王中

無為以守至正而天下從之○或謂經綸天下須有方法亦須才氣運轉得行曰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先王經綸之迹也其効博矣然觀其作處豈嘗費力本之誠意而已今鹿鳴四牡諸詩皆在先王所歌以燕羣臣勞使臣者也若徒取而歌之其有効乎然則先王之用心蓋有在矣如書堯典序言克明俊德以至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法度蓋未及也而其効已臻黎民於變時雍然後乃命羲和以欽若昊天之事然則法度雖不可廢豈所宜先○正心一事自人未嘗深知之

若深知而體之自有其効觀後世治天下者皆未
嘗識此然此亦惟聖人力做得徹蓋心有所忿懣
恐懼好樂憂患一毫少差卽不得其正自非聖人
必須有不正處然有意乎此者隨其淺深必有見
効但不如聖人之効著耳○爲政要得厲威嚴使
事事齊整甚易但失於不寬便不是古人作處孔
子言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又曰寬則得衆若
使寬非常道聖人不只如此說了今人只要事事
如意故寬見寬政悶人不知權柄在手不是使性
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多虐百姓

亦須有制始得若百事不管唯務寬大則
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已操縱予
心總不由人儘寬不妨程伯淳作縣常於坐右書
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常有愧於此觀其用心
應是不錯決撻了人古人於民若保赤子爲其無
知也常以無知恕之則雖有可恕之事亦無所施
其怒無知則固不察利害所在教之趨利避害全
在保者今赤子若無人保則雖有坑穽在前蹈之
而不知故凡事疑有後害而民所見未到者當與
他做主始得

上蔡謝氏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親親而尊尊所謂
民彝也爲政之道保民而已不然而人類幾何其不
相噬嚙也

五峯胡氏曰造車於室而可以通天下之險易鑄鑑
於治而可以定天下之妍醜蓋得其道而握其要
也治天下者何獨不觀乎此反而求諸身乎是故
一正君心而天下定矣○下之於上德不待聲色
而後化人之於其類不待聲色而後從禍福於善
惡不待聲色而後應詩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
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事成則極極則變物益

則傾傾則革聖人裁成其道輔相其宜百姓於變
而不知此堯舜之所以爲聖也○處之以義而理
得則人不亂臨之以敬而愛行則物不爭守之以
正行之以中則事不悖而天下理矣○聖人尚賢
使民知勸教不能使民不爭明善惡之歸如日月
之照白黑然民猶有惑於欲而陷於惡故孔子觀
上世之化喟然而歎曰甚哉知之難也雖堯舜之
民比屋可封能使之由而已亦不能使之知也夫
人目於五色耳於五聲口於五味其性固然非外
來也聖人因其性而道之由於至善故民之化之

也易○馬牛人畜也御之失道則奮其角踉雖有
猛士莫之敢撓得其道則三尺童子用之周旋無
不如志焉天下分裂兆民離散欲以一之固有其
方患在人 不仁雖與言而不入也○井法行然後
愚智可擇學無濫士野無濫農人才各得其所而
游手鮮矣君臨卿卿臨大夫大夫臨士士臨農與
工商所受有分制多寡均而無貧苦者矣人皆受
地世世守之無交易之侵牟也無交易之侵牟則
其爭奪之訟獄無爭奪之訟獄則刑罰省而民安
言而民安則禮樂修而和氣應矣○養民惟

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治安也取民惟恐不足此世
之所以敗亡也○財出於九職兵起於鄉遂學校
起於鄉行士選於庠塾政令行乎世臣然後政行
乎百姓而仁覆天下矣

豫章羅氏曰三代之治在道而不在法三代之法貴
實而不貴名後世反之此享國與治安所以不同
○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
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則天
下有風俗或朝廷不務教化而責士人之廉恥士
人不尚廉恥而望風俗之美其可得乎○天下之

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李林甫之姦則外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邪則外有朱泚之叛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不虛言哉

延平李氏曰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爲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

元城劉氏曰嘗考禮記春夏月令以謂無聚大眾無置城郭掩骼埋胔毋起土功有以見聖人奉順陰陽取法天地力役之事不奪農時行道之謹不煩生氣是以風雨時若災害不生天人和氣上下

泰其或賦政違道役使過中人力疲勞養氣搖動則國有水旱之變民罹疾疫之災此繼天奉元之君所以夙夜恭敬而不敢忽也

曰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之心術而所謂要切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可推而見也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

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闊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爲力揀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爲功是以昔之善論事者必深明夫本末之所在而先正其本本正則末之不治非所憂矣○古聖賢之言治必以仁義爲先而不以功利爲急夫豈故爲是迂闊亡用之談以欺世眩俗而甘受實禍哉蓋天下萬事本於

一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之謂也此心旣存乃克有制而義者此心之制之謂也誠使是說著明於天下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人人得其本心以制萬事無一不合宜者夫何難而不濟不知出此而曰事求可功求成吾以苟爲一切之計而已是申商吳李之徒所以亡人之國而自滅其身國雖富其民必貧兵雖彊其國必病利雖近其爲害也必遠顧弗察而已矣○天下之事有緩急之勢朝廷之政有緩急之宜當緩而急則繁細苛察無以存大體而朝廷之氣爲之不舒當急而緩則怠慢廢弛

無以赴事幾而天下之事日入於壞均之二者皆失也然愚以爲當緩而急者其害固不爲小若當急而反緩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不察也○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若夫治軍省賦以爲恤民之本則又在夫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紀綱而已矣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蓋謂此也○治道別無說若使人主恭儉好善有言逆于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志必求諸非道這如何會不治道別

無說從古來都有見成樣子直是如此○人主以論相爲職宰相以正君爲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於一而無多門之弊苟當論相者求其適已而不求其正已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爲事而以趨利承意爲能不以經世宰物爲心而以容身固寵爲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體統不正綱紀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賣官鬻獄使政體日亂國勢日卑雖有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上恬

下熙亦莫知以爲慮者是可不察其所以然者而
反之以汰其所已用而審其所將用者乎選之以
其能正已而可畏則必有以得自重之士而吾所
以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則彼得以盡其獻可
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天下
直諒敢言之士使爲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吾
腹心耳目之寄常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群小
嗾罰臧否之柄常在於廊廟而不出於私門如此
則國勢不立國勢不彊綱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
不修者吾不信也書曰成王畏相語曰

不忠且以唐太宗之聰明英特號爲身兼將
相然猶必使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
施行蓋謂理勢之當然有不可得而易者○四海
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
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
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
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
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
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
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

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
已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
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闕也綱
紀旣振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
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於其身而
禮義之風廉恥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
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
意而天下之俗遂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
貴而唯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爲務一有端言正
色於其間則群譏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

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奐舟楫雖未覺其有
變於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爛而不可復支
持矣苟非斷自聖志洗濯其心而有以大警敕之
使小大之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刑賞則何
以振已頽之綱紀而厲已壞之風俗乎管子曰禮
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賈誼嘗爲
漢文誦之而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使管子而
少知治體是豈可不爲寒心也哉二子之言明白
深切非虛語者○天下豈有兼行正道邪術雜用
君子小人而可以有爲者○人情不能皆正故古

人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然則固有不必要順之人情者若曰順人心則氣象差正當耳井田肉刑二事儘有曲折恐亦未可遽以爲非○欲整頓一時之弊譬如常洗滌不濟事須是善洗者一一折洗乃不枉了庶幾有益○爲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則所更一事未成必闕然成紛擾卒未已也至於大家且假借之故子產引鄭書曰安定國家必大馬先○古人爲政一本於寬今必須反之以嚴蓋必如是矯之而後有以得其當今人爲寬

事無統紀緩急予奪之權皆不在我下稍却

是姦豪得志平民既不蒙其惠又反受其殃矣○問爲政更張之初莫亦須稍嚴以整齊之否曰此事難斷定說在人如何處置然亦何消要過於嚴今所難者是難得曉事底人若曉事底人歷練多事纔至面前他都曉得依那事分寸而施以應之人自然畏服令人往往過嚴者多半是自家不曉又慮人欺已又怕人慢已遂將大拍頭去拍他要他畏服若自見得何消過嚴○問政治當明其號令不必嚴刑以爲威曰號令旣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罰則號令徒掛墻壁爾與其不遵以梗

吾治曷若懲其一以戒百與其覆實檢察於其終
曷若嚴其始而使之無犯做大事豈可以小不忍
爲心○問爲政者當以寬爲本而以嚴濟之曰某
謂當以嚴爲本而以寬濟之曲禮謂蒞官行法非
禮威嚴不行須是令行禁止若曰令不行禁不止
而以是爲寬則非也○或問程子云論治便要識
體這體字是事理合當做處凡事皆有箇體皆有
箇當然處問是體段之體否曰也是如此又問如
爲朝廷有朝廷之體爲一國有一國之體爲州縣
有州縣之體否曰然是箇大體有格局當做處如
作州縣便合治告許除盜賊勸農桑抑未作如朝
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朋黨如爲大吏便須求
賢才去賊吏除暴斂均力役這箇都是定底格局
合當如此做

南軒張氏曰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爲務歷世相
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躬織紉之勤
相與咨嗟歎息服習乎艱難詠歌其勞苦此實王
業之根本也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見於詩有若七
月皆言農桑之候也其見於書有若無逸則欲其
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帝王所傳心法之

要端在乎此夫治常生於敬而亂常起於驕肆使
爲國者而每念乎稼穡之勞而其後妃又不忘乎
織紉之事則心不存焉寡矣何者其必嚴恭朝夕
而不敢怠也其必懷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
天下之饑寒若已饑寒之也是心常存則驕矜放
肆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由興也歟美哉周之家
法也聖哲相繼固不待論而其後妃之賢見於簡
編太王之妃則姜女也而文王之母則太任妃則
太姒而武王之后又邑姜也皆助其君子焦勞于
一以成風化之美觀后妃則太王文武之德可知

夫以此垂世而其後世猶有若幽王者感褒姒而
廢正后以名犬戎之禍而詩人刺之曰婦無公事
休其蠶織蓋推其禍端良由稼穡織紉之事不聞
於耳不動於心以至於此故誦服之無斃之章則
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
衰其得失所自豈不較著乎以是意而考秦漢以
下其治亂成壞之源皆可見矣

問三代治天下曰井田封建肉刑後世變井田爲阡
陌變封建爲郡縣變肉刑爲鞭笞而未流愈不勝
其弊今欲追復舊制於斯三者何先潛室陳氏曰

惟唐最有法
度

立箇人樣
樣爲守法

地

復古惟唐得之世業府兵六典建官分畫措置最
有法度其不傳遠者非作法不善自是家法不正
無賢子孫耳先儒謂必有關雎麟趾之化而後可
以行周官之法度古人所以兢業寅畏左規右矩
者正欲立箇人樣以爲守法之地耳
西山真氏曰世之言政者有曰寬以待良民而嚴以
馭姦民也或曰撫民當寬而束吏貴嚴也或曰始
嚴而終之以寬也然則治人之術其果盡於此乎
如其盡於此也夫人之所知也吾何庸思且世之
能是者亦衆矣抑何其合於聖賢者寡也嗚呼吾

患不能存吾心焉爾吾之心存則蘊之爲仁義發
之爲惻隱羞惡隨物以應而無容心焉則寬與嚴
在其中矣且獨不觀諸天乎熙然而春物無不得
其生者凜然而秋物無不遂其成者是果孰爲之
哉曰陰與陽而已人知天道之妙若是而不知吾
之所謂仁義者卽天之陰陽也昔者聖人繫易蓋
並言之以見夫人之與天其本則一自夫汨之以
私亂之以欲於是乎與天不相似矣盍亦反其本
而觀之怵惕於情之所可矜顙泚於事之所可愧
此固有之良心而非由外鑠者也吾能存之使勿

之妙若

卽天之

地

卷六

失養之亡以害則天理渾然隨感輒應於其當愛者憫惻施焉非吾愛之也仁發乎中而不能不愛也於其當惡者懲艾加焉非吾惡之也義動乎中而不能不惡也吾之愛惡以天不以人故雖寬而寬之名不聞雖嚴而嚴之迹不立以之治人其庶矣乎○嘗觀古今之變大抵盛衰強弱之分不在兵力而在國勢不在財用而在人心誠使國勢奠安人心豫附運掉伸縮惟所欲爲以之治財則財可豐以之治兵則兵可強其機易回而其事易察也惟吾之所恃者國勢也而操持不定無以遏其

趨吾之所恃者人心也而繫屬不加無以保其固百度搶攘衆志渙散天下之患方悵然未知底止之地雖兵財之畫日討月究何益哉○或者患國勢未張而欲振以威刑患財用未豐而欲益以聚歛謂誠信不如權譎謂忠厚不如刻深有一于茲皆伐國之斧斨蠹民之螟螣也

鶴山魏氏曰自三代以還王政不明而天下無善治寥寥千百載間豈無明君令辟修立法度講明政刑欲以挈其國於久安長治之域者哉然撐東而西傾捉衿而肘見治之形常浮於亂之意則亦未

以漢不

明乎紀綱而已矣

魯齋許氏曰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也○革人之非不可革其事要當先革其心其心既革其事有不言而自革者也○爲天下國家有大規摹規摹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過焉無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日計有餘而歲計不足未見其可也昔子產處衰周之列國孔明用西蜀之一國有定論而終身由之况堂堂天下可無一

而妄爲之哉古今立國規摹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矣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於爲治也何有然開創之始重臣挾功而難制有以害吾公小民雜屬而未一有以梗吾愛於此爲計其亦難矣自非英睿之君賢良之佐未易處也勢雖難制必求其所以制衆雖未一必求其所以一前慮却顧因時順理予之奪之進之退之內主甚堅日憂月摩周還曲折必使吾之愛吾之公達於天下而後已至是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

也然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密有定則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也是之謂規摹

禮樂

程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絕民之慾而強人不能也所以防其欲戒其侈而使之入道也○禮者人之規範守禮所以立身也安禮而和樂斯為盛德矣○禮者理也文也理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理文若二而一道也文過則奢實過則儉奢自文至儉自實生形影之類也○學禮者考文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泐革○禮之本出於

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為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爾○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不得不與古異若全用古物亦不相稱雖聖人作須有損益○大凡禮必須有意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禮者因人情者也人情之所安則義也三年之服禮之至義

之盡也○禮樂大矣然於進退之間則已得性情之正○樂隨風氣至韶則極備若堯之洪水方割四凶未去和有未至也至舜以聖繼聖治之極和之至故韶爲備○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律既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正惟此爲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數至如今之度量權衡亦非正也今之法且以爲準則可非如古法也此等物雖出於自然一有之數字亦須人爲之但古人爲之得其自然至於規矩則極盡天下之方圓

張子曰禮所以持性蓋本出於性持性反本也此未成性須禮以持之能守禮已不畔道矣禮卽天地之德也如顏子者方勉勉於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勉勉者勉勉以成性也禮非止著見於外亦有無體之禮蓋禮之原在心禮者聖人之成法也除了禮天下更無道矣欲養民當自井田始治民則教化刑罰俱不出於禮外五常出於凡人之常情五典人日日爲但不知耳時措之宜便是禮禮卽時措時中見之事業者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又不可一槩言

如孔子喪出母子思守禮爲非也又如制禮以小
功不稅使曾子制禮又不知如何以此不可易言
時中之義甚大須是精義入神以致用觀其會通
以行典禮此則真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
則有非時中者矣禮亦有不須變者如天敘天秩
如何可變禮不必皆出於人至如無人天地之禮
自然而有何假於人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
象人順之而已此所以爲禮也學者有專以禮出
於人而不知禮本天之自然告子專以義爲外面
可以行義由內也皆非也當合內外之道○

且須觀禮蓋禮者滋養人德性又使人有常
守得定又可學便可行又可集得義○能答曾
子之問能教孺悲之學斯可以言知禮矣進人之
速無如禮學○學之行而復疑之此習矣而不
察者也故學禮所以求不疑仁守之者在學禮也
學者行禮時人不過以爲迂彼以爲迂在我乃是
徑捷此則從吾所好文則要密察心則要弘放如
天地自然從容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古人無椅
卓智非不能及也聖人之才豈不如今人但席地
則體恭可以拜伏今坐椅卓至有坐到起不識動

者主人始親一酌已是非常之敬蓋後世一切取
便安也○禮文叅校是非去取不待已自了當蓋
禮者理也須是學窮理禮則所以行其義知理則
能制禮然則禮出於理之後今在上者未能窮則
在後者烏能盡今禮文殘缺須是先求得禮之意
然後觀禮合此理者卽是聖人之制不合者卽是
諸儒添入可以去取今學者所以宜先觀禮者類
聚一處他日得理以意叅校○禮但去其不可者
其他取力能爲之者○大凡禮不可大段駭俗不
知者以爲怪且難之甚者至于怒之疾之故禮亦

當有漸於不可知者少行之爲多矣但不出戶
庭親行之可也毋強其人爲之已德性充實人自
化矣正已而物正也○古樂不可見蓋爲今人求
古樂太深始以古樂爲不可知只以虞書詩言志
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求之得樂之意蓋盡於是
詩只是言志歌只是永其言而已只要轉其聲令
人可聽今日歌者亦以轉聲而不變字爲善歌長
言後却要入於律律則知音者知之知此聲入得
何律古樂所以養人德性中和之氣後之言樂者
止以求哀故晉平公曰音無哀於此乎哀則止以

感人不善之心歌亦不可以太高亦不可以太下
一 太高則入於噍殺太下則入於嘽緩蓋窮本知變
樂之情也○聲音之道與天地同和與政通蠶吐
絲而商絃絕正與天地相應方蠶吐絲木之氣極
盛之時商金之氣衰如言律中太簇律中林鍾於
此盛則彼必衰方春木當盛却金氣不衰便是不
和不與天地之氣相應

胡氏曰等級至嚴也失禮樂則不威山河至險
禮樂則不固禮乎樂乎天下所日用不可以
沛廢焉者乎

朱子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
五禮有庸哉這箇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
毫不得添他一毫不得惟是聖人之心與天合一
故行出這禮無一不與天合其間曲折厚薄淺深
莫不恰好這都不是聖人自撰出都是天理決定
合著如此後之人此心未得似聖人之心只得將
聖人已行底聖人所傳於後世底依這樣子做做
得合時便是合天理之自然○禮卽理也但謂之
理則疑若未有形迹之可言制而爲禮則有品節
文章之可見矣人事如五者固皆可見其大槩之

所宜然到禮上方見其威儀法則之詳也○問冠昏之禮如欲行之當須使冠昏之人易曉其言乃為有益如三加之辭出門之戒若只以古語告之彼將謂何曰只以今之俗語告之使之易曉乃佳○禮時為大古禮如此零碎繁冗今豈可行亦且得隨時裁損爾孔子從先進恐已有此意或曰禮之所以亡正以其太繁而難行耳曰然○古人於禮直如今人相揖相似終日周回於其間自然使人有感他處後世安得如此○聖人有作占禮未必盡用須別有箇措置視許多瑣細制度皆若具

文且是要理會大本大原曾子臨死丁寧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上許多正是大本大原如今所理會許多正是籩豆之事曾子臨死教人去不要理會這箇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非是孔子如何盡做這事到孟子已是不說到細碎上只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這三項便是大原大本○嘗見劉昭信云禮之趨翔登降揖遜皆須習也是如此

三項便是大本大原

漢時如大射等禮雖不行却依舊令人習人自傳
 得一般今雖是不能行亦須是立一科令人習得
 也是一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遭
 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
 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
 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
 義等篇乃其義疏耳若乃樂之為教則又絕無師
 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
 而不知其為闕也○古禮繁縟後人於禮日益疎
 若今而欲行古禮亦恐情文不相稱不若只

就今人所行禮中刪脩令有節文制數等威足
 古樂亦難遽復且如今樂中去其噍殺促數之音
 并攷其律呂令得其正更令掌詞命之官製撰樂
 章其間略述教化訓戒及賓主相與之情及如人
 主待臣下恩意之類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
 和平○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闕一就中
 樂之教尤親切夔教胄子只用樂大司徒之職也
 是用樂蓋是教人朝夕從事於此物得心長在這
 上面蓋為樂有節奏學他底急也不得慢也不得
 久之都換了他一副當情性○古者太子生則太

師吹管以度其聲看合甚律及長其聲音高下皆
要中律○今之士大夫問以五音十二律無能曉
者要之當立一樂學使士大夫習之久後必有精
通者出○今人都不識樂器不聞其聲故不通其
義如古人尚識鐘鼓然後以鐘鼓為樂如孔子云
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今人鐘鼓已自不識○音
律只是氣入亦只是氣故相關○樂律自黃鐘至
仲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鐘皆屬陰此是一箇大
陰陽黃鐘為陽大呂為陰太簇為陽夾鐘為陰每
一陽間一陰又是一箇小陰陽○自黃鐘至仲呂

一箇大

皆下生自蕤賓至應鐘皆上生以上生下皆三至
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

北溪陳氏曰禮樂有本有文禮只是中樂只是和
和是禮樂之本然本與文二者不可一闕禮之文
如俎豆玉帛之類樂之文如聲音節奏之類須是
有這中和而文以玉帛俎豆與聲音節奏方成禮
樂○就心上論禮只是箇恭敬底意樂只是箇和
樂底意本是裏面有此敬與和底意然此意何自
而見須於賓客祭祀時將之以玉帛寓之於籩豆
播之於聲音節奏間如此則內外本末相副方成

禮樂有本有

中和禮樂之

本者不可缺

就心上論禮

內外本末相副

禮樂○禮樂亦不是判然二物不相干涉禮只是
 箇序樂只是箇和纔有序便順而和失序便乖戾
 而不和如父子夫婦兄弟所以相戕相賊相怨相
 仇如彼其不和者都先緣無父子君臣兄弟夫婦
 之禮無親義序別便如此○禮樂無所不在所謂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何離得如盜賊至無
 道亦須上下有統屬此便是禮底意纔有統屬便
 自相聽從自相和睦這便是樂底意又如行路人
 兩箇同行纔存箇長少次序長先少後便相和順
 而無爭其所以有爭鬪之心皆緣是無箇少長之

序先自亂了安得有和順底意○人徒見升降禘
 襲有類乎美觀鏗鏘節奏有近乎末節以為禮樂
 若無益於人者抑不知釋回增美皆由於禮器之

大備而好善聽過皆本於樂節之素明禮以治躬
 則莊敬不期而自肅樂以治心則鄙詐不期而自
 銷蓋接於視聽者所以養其耳目而非以娛其耳
 目形於舞蹈者所以導其血氣而非以亂其血氣
 則禮樂之用可知矣

西山真氏曰敬者禮之本制度威儀者禮之文和者
 樂之本鐘鼓管磬者樂之文禮樂二者闕一不可

夫皆
器之

用可

禮記

禮記

卷六十六

三

記曰樂由陽來禮由陰作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

禮制行焉天尊於上地卑於下萬物散殊有大有小此即制之所由起蓋禮王乎別故也

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未嘗止

息二氣和合而化生萬物此樂之所由興蓋樂主乎和故也所謂陰陽二氣者日月雷霆風雨寒暑

之類皆是二氣和合方能生成萬物故禮屬陰凡天地間道理一定

樂屬陽凡天地間流行禮樂之不可闕一如陰陽

之不可偏勝歲之間寒暑之相易雨露霜雪之相濟方能氣候和平物遂其主陽太

勝則亢而為旱陰太勝則溢而為水有陰無陽則物不生有陽無陰則生而不成禮勝則

離以其太嚴而不通乎人情故離而難合樂勝則

流以其太和而無所限節則流蕩忘返所以有禮

須用有樂有樂須用有禮此禮樂且是就性情上

說然精粗本末亦初無二理○禮中有樂言嚴肅之中有自然之

自然之和此即樂中是禮中之樂樂中有禮言和樂之中有自然之禮是禮中之樂

朱文公謂嚴而泰此即禮中有樂和而節此即樂中有禮

鶴山魏氏曰人生莫不有仁義之性具乎其心禮儀

三百威儀三千聖人所以合內外之道而節文乎

仁義者也昔之教人者必以是為先

魯齋許氏曰凡天倫如父子兄弟夫婦長幼禮應如

法不可妄意增損簡易者略之細密者過之皆非

也禮者人事之儀則天理之節文聖人之於儀則

大感人心
天下和平
禮樂之本在

節文乃所以當然者不可易也○禮只是箇敬之
節文不可令人後來有悔心亦不可使已有悔心
故曰已辭者猶可受已與者不可奪饋獻亦然○
聖人感人心天下和平聖人和順積於中發之為
禮樂禮樂之本在是古人所以作樂寓情性風化
於其中非為鐘鼓之鏗鎗也小雅盡廢四夷交侵
禮壞樂崩不能固結人心人心無所係屬元氣虛
隙邪氣乘之以入三百篇古樂章也與後世樂章
大異尤以見古人敦本業厚人倫念念在是未嘗
流於邪僻也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禮樂廢故

宗廟

張子曰宗子為士立二廟支子為大夫當立三廟是
曾祖之廟為大夫立不為宗立然不可二宗別統
故其廟亦立于宗子之家

朱子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
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鄭氏

曰夏五廟商六廟周七廟今按商書已云七世之
廟鄭說恐非顏師古曰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
昭明也穆美也後以晉室
諱昭故學者改昭為韶
其制皆在中門外之左

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

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

宗亦百世不遷宗亦曰世室亦曰祧鄭注周禮守

守祧之官鄭氏曰遠廟為祧周為文武之廟遷主

藏焉又曰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太祖

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羣穆於文

羣昭於武明堂位有文世室武世室鄭氏曰世室

者不毀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

之名也而遍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昭之二廟親盡則毀

而遷其主于昭之宗曾祖遷于昭之一新入廟者祔于昭之三而高祖

及祖在穆如故穆廟親盡放此新死者如當為昭

則祔於昭之近廟而自近廟遷其祖於昭之次廟

而於主祭者為曾祖自次廟遷其高祖于昭之世

室蓋於主祭者為五世而親盡故也其穆之兩廟

如故不動其次廟於主祭者為高祖其近廟於主

祭者為祖也主祭者沒則祔于穆之近廟而遍遷

其上放此凡毀廟遷主改塗易檐示有所變非盡

毀也見穀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毀

梁傳及注之次則與天子同但毀廟之主儀禮所謂以其班

祔檀弓所謂祔于祖父者也曲禮云君子祔孫不

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鄭氏云以孫與祖昭穆不得聞然其大略不過如此漢承秦敝不能深考

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為都宮以序昭

穆韋元成傳云宗廟異處昭穆不序但考周制先

公廟在岐周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則都宮之制亦不得為與漢亦無甚異未詳其說貢禹韋元成匡衡之徒雖欲正

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

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

更衣別室其後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

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之制見後漢明帝紀祭祀志又云其後積

多無別而顯宗自是以來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

但為陵寢之號固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

棄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

處於一隅既無以其為七廟之尊群廟之神則

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為一廟之主以人情而論

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

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

之心於此宜亦有所不安矣肆我神宗始獨慨然

深詔儒臣討論舊典蓋將以遠迹三代之隆正

千古之繆甚盛舉也不幸未及營表世莫得聞秉

筆之士又復不能特書其事以詔萬世今獨其見

於陸氏之文者為可考耳然其所論昭穆之說亦

未有定論獨原廟之制外為都宮而各為寢廟門

垣乃爲近古但其禮本不經義亦非古故儒者得
以議之如李清臣所謂略于七廟之室而爲祠於
佛老之側不爲木主而爲神象不爲禘祫烝嘗之
祀而行一酌奠之禮楊時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
禮而從一繆妄之叔孫通者其言皆是也然不知
其所以致此則由於宗廟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
也不議復此而徒欲廢彼亦安得爲至當之論哉
○祖有功而宗有德是爲百世不遷之廟商六百
年只三宗皆以有功德當百世祀故其廟稱宗至
後世始不復問其功德之有無一例以宗稱之○

古人七廟恐是祖宗功德者不遷胡氏謂如此則
是子孫得以去取其祖宗然其論續謚法又謂謚
乃天下之公義非子孫得以私之如此則廟亦然
○問漢儒所論如何曰劉歆說得較是他謂宗不
在七廟中者謂恐有功德者多則占于那七廟數
也○或問遠廟爲祧如何曰天子七廟如周文武
之廟不祧文爲穆則凡後之屬乎穆者皆歸於文
之廟武爲昭則凡後之屬乎昭者皆歸乎武之廟
也○昭穆昭常爲昭穆常爲穆中闈始祖太廟門
向南兩邊分昭穆周家則自王季以上之主皆祧

于后稷始祖之夾室自成王昭王以下則隨昭穆
遞遷于昭穆之首廟而止如周則文王為穆之首
廟凡新崩者祔廟則看昭穆但昭則從昭穆則從
穆不交互兩邊也又云諸廟皆有夾室○問廟主
自西而列何所據曰此也不是古禮如古時一代
只奉之於一廟如后稷為始封之廟文王自有文
王之廟武王自有武王之廟不曾混雜共一廟○
古者一世自為一廟有門有堂有寢凡屋三重而
墻四周焉自後漢以來乃為同堂異室之廟一世
一室而以西為上如韓文中家廟碑有祭初室祭

東室之語今國家亦只用此制故士大夫家亦無
一世一廟之法而一世一廟之制亦不能備故温
公諸家祭禮皆用以右為尊之說獨文潞公嘗立
家廟今温公集中有碑載其制度頗詳亦是一世
一室而以右為上自可檢看伊川之說亦誤昭穆
之說則又甚長中庸或問中已詳言之更當細考
大抵今士大夫家只當且以温公之法為定也○
家廟要就人住居神依人不可離外做廟又在外
時婦女遇雨時難出入

臨川吳氏曰古之大夫元士有家有家者何謂都邑

有食采之田以奉宗廟子孫雖不世爵而猶世祿承家之宗子世世守其宗廟所在而支子不得與焉宗子出在他國而不復然後命其兄弟若族人主之此古者大夫士之家所以與國咸休而無時或替也

性理

大全書卷之六十七

治

理二

示法

程子曰宗子繼別爲宗言別則非一也如別子五人五各爲大宗所謂兄弟宗之者謂別子之子繼禰之兄弟宗其小宗子也○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一臣立宗子則人知重本朝廷之勢自尊矣古者子弟從父兄今也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人之所以順從而不辭者以其有尊卑上下之分而已苟無法以聯屬之可乎○凡小宗以五世爲法

親盡則族散若高祖之子尚存欲祭其父則見為宗子者雖是六世七世亦須計會今日之宗子然後祭其父宗子有君道○後世骨肉之間多至仇怨忿爭其實為爭財使之均布立之宗法官為法則無所爭○立宗非朝廷之所禁但患人自不能行之○凡大宗與小宗皆不在廟數○禮長子不得為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為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為之古人有花樹韋家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為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踈者只為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張子曰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於貧賤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傳宗法若立則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或問朝廷何所益曰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今驟得富貴者止能為三四年之計造宅一區及其所有既死則眾子分裂未幾蕩盡則家遂不存如此則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國家○夫所謂宗者

以已之旁親兄弟來宗已所以得宗之名是人來宗已非已宗於人也所以繼禰則謂之繼禰之宗繼祖則謂之繼祖之宗曾高亦然○言宗子者謂示主祭祀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丁之家非獨宗子之爲士爲庶人亦然○宗子之毋在不爲宗子之妻服非也宗子之妻與宗子共爭宗廟之祭者豈可夫婦異服故宗子雖母在亦當爲宗子之妻服也東酌犧象西酌鬯尊須夫婦共事豈可母子共事也未娶而死則難立後爲其無母也如不得已須當立後又須并其妾母與之大不得已也未娶而死有妾之子則自是妾母也○古所謂支子不祭也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得祭至於齋戒致其誠意則與祭者不異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之但不別立廟爲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與祭情亦可安

朱子曰宗子法雖宗子庶子孫死亦許其子孫別立廟○問周制有大宗之禮乃有立適之義立適以爲後故父爲長子權其重者若然今大宗之禮廢無立適之法而子各得以爲後則長子少子當爲

不異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者不必然也父爲長子三年者亦不可以適庶論也曰宗子雖未能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是亦愛禮存羊之意不可妄有改易也如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詔令猶云賜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是此禮意猶在也豈可謂宗法廢而諸子皆得爲父後乎

北溪陳氏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一氣脉相爲感通可以嗣續無間此亦至正大公之舉而聖人所不諱也後世理義不明人家以無嗣爲諱不肯顯

立同宗之子多是潛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而陰已絕矣蓋自春秋鄆子取莒公子爲後故聖人書曰莒人滅鄆非莒人滅之也以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秦以呂政絕晉以牛睿絕亦皆一類然在今世論之立同宗又不可泛蓋姓出於上世聖人之所造正所以別生分類自後有賜姓匿姓者又皆混雜故立宗者又不可恃同姓爲憑須擇近親有來歷分明者立之則一氣所感父祖不至失祀今世多有以女子之子爲後以姓雖異而有氣類相近似勝於姓同而屬踈者然賈克以外孫韓謚

為後當時太常博士秦秀已議其昏亂紀度是則氣類雖近而姓氏實異此說亦斷不可行

潛室陳氏曰宗法為諸子之庶子設恐其後流派寢多姓氏紛錯易至殺亂故於源頭有大宗以統之則人同知尊祖分派處有小宗以統之則人各知敬禰且始封之君其適子襲封則庶子為大夫大夫不得以禰諸侯故自別為大夫之祖是謂別子為祖也別子之適子則為大宗使繼其祖之所自出從此直下適子世為大宗合族同宗之是謂繼別為宗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以禰別子却待其

子繼之而自別為禰繼禰者遂為小宗凡小宗之適子服屬未盡常為小宗凡小宗之庶子又別為禰而其適子又各為小宗兄弟同宗之謂繼禰為小宗是也大宗是始祖正派下雖其後支分派別皆同宗此祖則合族皆服齊衰九月初不以親屬近遠論是為百世不遷之宗小宗是禰正派下親盡則絕如繼禰者親兄弟宗之為之服朞繼祖者則從兄弟宗之為之服大功繼曾祖者再從兄弟宗之為之服小功繼高祖者三從兄弟宗之為之服總自此以後代常趨一代是為五世則遷之宗

宗法之立嫡長之尊有君道焉大宗所以統其宗族凡合族中有大事當稟大宗而後行小宗所以統其兄弟如同禰者有大事則同禰之兄弟當稟繼禰之小宗而後行一族之中大宗只是一人小宗儘多故一人之身從下數至始祖大宗惟一數至高祖小宗則四此古者宗族人情相親人倫不亂豈非明嫡庶之分有君臣之義由大宗小宗之法而然歟

謚法

程子曰古之君子之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大治者

無他術善惡明而勸懲之道至焉爾勸得其道而天下樂爲善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爲惡二者爲政之大權也然行之必始於朝廷而至要莫先於謚法何則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持此以勵世風也○或問臣子加謚於君父當極其美有諸曰正終大事也加君父以不正之謚知忠孝者不爲也

涑水司馬氏谷程子書曰承問及張子厚謚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

所未盡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謂士之有誅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室有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誅貴幼不誅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誅之諸侯相誅猶為非禮况弟子而誅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誅之聞弟子復為之謚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嘆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於古

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子孟貞曜為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為比乎和靖尹氏曰謚法最公以成周之時其子孫自以幽厲赧為謚此孝子慈孫所不能改也文王只用箇文字武王只用箇武字大小大公

五峯胡氏曰昔周公作謚法豈使子議父臣議君哉合天下之公奉君父以天道耳孝愛不亦深乎所以訓後世為君父者以立身之本也知本則身立家齊國治天下平不知本則縱慾恣暴惡聞其過入於滅亡天下知之而不自知也唯其私而已是

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列士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莒弘者有之天下乘盤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威也刑竭其貨賄負鋤挺謫戍之徒園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狂狗周之制剖海

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走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陸運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叛國而無叛郡秦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虛害方域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脩其也或者曰封建者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施化易也守宰之事迹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驕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亂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不在於政周事然也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宰是矣郡邑不得生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生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及夫大逆不道然後大逆未彰奸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

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
 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觀汲
 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後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輯
 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
 夕斥之矣夕受而不公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
 邑而侯王之縱令其朝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
 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
 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
 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
 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
 平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
 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
 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已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
 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是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
 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
 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謂是也夫殷周聖王之
 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也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
 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
 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

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之大者也私其力於
 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
 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已之威也私其盡臣
 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
 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
 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
 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
 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
 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
 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此乎吾
 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張子曰古者諸侯之建繼世以立此象賢也雖有不

賢者象之而已天子使吏治其國彼不得暴其民

故舜封象是不得已周禮建國大小必參相得蓋

是建大國其勢不能相下皆小國則無紀以小事

大莫不有法

五峯胡氏曰封建之法始於黃帝成於堯舜夏禹因之至桀而亂成湯興而脩之天下以安至紂而又亂文王武王興而脩之天下亦以安至幽王而又亂齊桓晉文不能脩而益壞之故天下紛紛不能定及秦始皇而掃滅之故天下大亂爭起而亡秦猶反覆手於須臾間也○黃帝堯舜安天下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夏禹成湯安天下亦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文王武王安天下亦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齊桓晉文

之不王非一事也然不能封建其大失也秦二世而亡非一事也然掃滅封建其大繆也故封建也者帝王之所以順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聖人制四海之命法天而不私已盡制而不曲防分天下之地以爲萬國而與英才共焉誠知興廢之無常不可以私守之也故農夫受田百畝諸侯百里天子千里農夫食其力諸侯報其功天子享其德此天之分也○郡縣天下可以持承平而不可以支變故封建諸侯可以持承平可以支變故朱子曰柳子厚以封建爲非胡明仲輩破其說則專

天下
本
天而
私已

以封建爲是要之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道理但看利害分數如何封建則根本較固國家可恃郡縣則截然易制然來來去去無長久之意不可恃以爲固也○封建實是不可行若論三代之世則封建好處便是君民之情相親可以久安而無患不似後世郡縣一二年輒易雖有賢者善政亦做不成○封建只是歷代循環襲勢不容已柳子厚亦說得是賈生謂樹國必相疑之勢甚然封建後來自然有尾大不掉之勢成周盛時能得幾時劉春秋列國強盛周之勢亦浸微矣後來到戰國

東西周分治赧王但寄於西周公耳雖是聖人法豈有無弊○問後世封建郡縣何者爲得曰論治亂畢竟不在此以道理觀之封建之意是聖人以天下爲已私分與親賢共理但其制則不過大此所以爲得賈誼於漢言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其後主父偃竊其說用之於武帝○或論郡縣封建之弊曰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無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若是箇人則法雖不善亦占分數多了若非其人則有善法亦何益於事且如說郡縣不如封建若封建非其人且是世世相繼不能得他去

如郡縣非其人却只三兩年任滿便去忽然換得
好底來亦無定范太史唐鑑議論大率皆歸於得
人某初嫌他恁地說後來思之只得如此說○或
疏胡五峰論封建井田數事以質疑曰封建井田
乃聖王之制公天下之法豈敢以爲不然但在今
日恐難下手設使強做得成亦恐意外別生弊病
反不如前則難收拾耳○因論封建曰此亦難行
恐膏粱之子弟不學而居士民上其爲害豈有涯
哉且以漢諸王觀之其荒縱淫虐如此豈可以治
民故主父偃勸武帝分三弟子而使吏治其國改

禍不及民所以後來諸王也都善弱蓋漸染使然
積而至於魏之諸王遂使人監守雖飲食亦皆禁
制更存活不得及至晉懲其弊諸王各使之典大
藩總強兵相屠相戮馴致大亂沈憫云監防太密
則有魏之傷恩若寬去繩勒又有晉之禍亂恐皆
是無古人教養之法故爾曰那箇雖教無人柰得
他何或言今之守令亦善曰却無前代尾大不掉
之患只是州縣之權太輕卒有變故更支撐不住
○問封建周禮說公五百里孟子說百里如何不
同曰孟子說恐是夏商之制孟子不詳考亦只說

嘗聞其略也若夏商時諸處廣闊人各自聚爲一國其大者止百里故禹合諸侯執玉帛者萬國到周時漸漸吞併地里只管添國數只管少到周時只千八百國較之萬國五分已減了四分已上此時諸國已自大了到得封諸公非五百里不得如周公封魯七百里蓋欲優於其他諸公如左氏說云大國多兼數圻也是如此後來只管併來併去到周衰便制他不得也是尾大了到孟子時只有七國這是事勢必到這裏雖有大聖大智亦不能遏其衝今人只說漢封諸侯王土地太過看來不如此不得初間高祖定天下不能得韓彭英盧許多人來使所得地又未定是我底當時要殺項羽若有人說道中分天下與我我便與你殺項羽也沒奈何與他到少間封白子弟也自要狹小不得須是教當得許多異姓過

學校

程子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田畝蓋士農不易業旣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有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旣入學則亦必有養古

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穉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人有養便方定志於學○古者家有塾黨有庠三老坐於里門察其長幼出入揖遜之序詠歌諷誦無非禮義之言今也上無所學而民風日以偷薄父子兄弟惟知以利相與耳以古所習如彼欲不善得乎以今所習如此欲其善得乎○生民之道以教爲本故古者

自家黨遂至于國皆有教之之地民生八年則入于小學是天下無不教之民也旣天下之民莫不從教小人脩身君子明道故賢能羣聚於朝良善成風於下禮義大行習俗粹美刑罰雖設而不犯此三代盛治由教而致也後世不知爲治之本不善其心而驅之以力法令嚴於上而教不明於下民放僻而入於罪然後從而刑之噫是可以美風俗而成善治乎

朱子曰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蓋民有是身則必
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
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離也是以聖王之教因其
固有還以導之使不忘乎其初然又慮其由而不
知無以久而不壞也則爲之擇其民之秀者羣之
以學校而聯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成之以禮樂
凡所以使之明是理而守之不失傳是教而施之
無窮者蓋亦莫非因其固有而發明之而未始有
所務於外也夫如是是以其教易明其學易成而
其施之之博至於無遠之不暨而無微不至化此

先王教化之澤所以爲盛而非後世所能及也○
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
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
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
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唯懼德業之
不脩而不憂爵祿之未至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爲
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爲法制之密又
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
爲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
也○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

能言而所以訓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况於家塾黨庠遂序之間乎彼其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羣居終日德進業脩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者繇此故也○天生斯人而予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使之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所謂民彝者也惟其氣質之稟不能一於純秀之會是以欲動情勝則或以陷溺而不自知焉古先聖王爲是之故立學校以教其民而其爲教必始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祭使之敬恭朝夕脩其孝弟忠信而無違也然後從

而教之格物致知以盡其道使之所以自身及家自家及國而達之天下者蓋無二理其匡直輔翼優柔漸漬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不失其性不亂其倫而後已焉此二帝三王之盛所以化行俗美黎民醇厚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古者聖王設爲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序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彝而爲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修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

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既成則又興其賢且能者實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理義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為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于後世與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若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效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無以彷彿乎三代之叔季然猶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顧遂以學校為虛文而

無所與於道德政理之實於是為士者求道於老子釋氏之門為吏者責治乎簿書期會之最蓋學校之僅存而不至於遂廢者亦無幾耳○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于坳之壑而徐翳蕭葦以捍其衝流也亦必不勝矣

南軒張氏曰惟民之生其與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是也而其德有四仁義禮智是也人能充其德之所固有以率夫與之所當然則必無力不

足之患惟人之不能是也故聖人使之學焉自唐
虞以來固莫不以是教失至于三代之世立教人
之所設官以董莅之而其法益加詳焉然其所以
爲教則一道耳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
倫也嗟夫人倫之在天下不可一日廢廢則國隨
之然則有國者之於學其可一日而忽哉○先王
所以建學造士之本意蓋將使士者講夫仁義禮
智之彛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倫以之修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事蓋甚大矣而爲之則有
其序教之則有其方故必先使之從事於小學習

乎六藝之節講乎爲弟爲子之職而躬乎洒掃應
對進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籥之間優游乎絃歌
誦讀之際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齊其耳
目一其心志所謂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者由是可
以進焉至於物格知至而仁義禮智之彛得於其
性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皆以不亂而修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宜者此先王之所以教
而三代之所以治後世不可以跂及者也後世之
學校朝夕所講不過綴緝文辭以爲規取利祿之
計亦與古人之道大戾矣上之人所以教養成就

之者夫豈端爲是哉○三代之學至周而大備自天子之國都以及於鄉黨莫不有學使之朝夕優游於絃誦詠歌之中而服習乎進退揖遜之節則又申之以孝弟之義爲之冠昏喪祭之法春秋釋菜與夫鄉飲酒養老之禮其耳目手足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無不由於學在上則司徒總其事樂正崇其教下而鄉黨亦莫不有師其教養之也密故其成材也易士生斯時藏修游息於其間誦言而知味玩其文而會其理德業之進日引月長自宜然也於是自鄉論其行而升之司徒司徒又論之

而升之國庠大樂正則察其成以告于王定其論而官之其官之也因其才之大小蓋有一居其官至于終身不易者士脩其身而已非有求於君也身脩而君舉之耳夫然故禮義興行人材衆多風俗醇厚至於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而王道成矣東萊呂氏曰學校之設非爲士之貧而食之也又非欲羣其類而習爲文辭也不農不商若何而可以爲士非老非釋若何而可以爲儒事親從兄當以何者爲法希聖慕賢當自何門而入道德性命之理當如何而明治亂興衰之故當何由而達考之

古以爲得失之鑒驗之今以爲因革之宜此士之所當用心也自孔門高第猶勤勤於問仁問孝問知問政所以爲士請之於師辨之於友後世之士不逮遠矣儻離羣索居而蔽其所習則固陋乖僻無自進於道聖人憂之著爲成書以詔萬世教養漸摩以俾之講習立師儒之官以董正之此開設學校之本意也

西山真氏曰按古教法其近民者教彌數故二十五家爲閭閭有塾民朝夕處焉四閭爲族則歲之讀法者十有四法者何大司徒所頒之三物也士生

斯時不待舍去桑梓而有學有師敬敏任恤則閭胥書之孝弟睦婣則族師書之其所以教又皆因性牖民而納諸至善之域禮鎔樂冶以成其德達其材古者作人之功蓋如此然士之於學豈直處庠序爲然哉雞鳴夙興嚮晦宴息皆學之時微而暗室屋漏顯而鄉黨朝廷皆學之地動容周旋洒掃應對皆學之事知無時之非學則晝而有爲夜而計過者其敢懈知無地之非學則警於冥冥惕於未形者其敢忽知無事之非學則矜細行勤小物者其敢或遺

魯齋許氏曰先王設學校養育人材以濟天下之用
及其弊也科目之法愈嚴密而士之進於此者愈
巧以至編摩字樣期於必中上之人不以人材待
天下之士下之人應此者亦豈仁人君子之用心
也哉雖得之何益於用上下相待其弊如此欲使
生靈蒙福其可得乎先王設學校後世亦設學校
但不知先王何爲而設也上所以教人人所以爲
學皆本於天理民彝無他教也無異學也○學則
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司徒之職教以人倫
而已凡不本於人倫者非所以爲教樹之君以立
政謹此教也作之師以立教教以此也先王皆本
於人心之所固有不強以其所無有故人易從而
風俗美非後世所謂學所謂教也文公小學四書
次第本末甚備有王者起必須取法

臨川吳氏曰古者盛時萬二千五百家之鄉有鄉學
鄉大夫主之頒教法于州黨族閭俾教其民二千
五百家之州則州長屬民讀法以時習鄉射于學
而尚功五百家之黨則黨正屬民讀法以時習鄉
飲酒于學而尚齒雖二十五家之間巷口亦有塾
閭內致仕之老朝夕坐其中民之出入者必受教

此所以教成俗善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

用人

程子曰海宇之廣億兆之衆一人不可以獨治必賴輔弼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求任輔相爲先者也在商王高宗之初未得其人則恭默不言蓋事無當先者也及其得傅說而命之則曰濟川作舟楫歲旱作霖雨和羹惟鹽梅其相須倚賴之如是此聖人任輔相之道也夫圖任之道以慎擇爲本擇之慎故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責

之重擇之慎則必得其賢知之明則仰成而不疑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則得盡其才禮之厚則體貌尊而其勢重責之重則自任切而功有成是故推誠任之待以師傅之禮坐而論道責之以天下治陰陽和故當之者自知禮尊而任專責深而勢重則挺然以天下爲己任故能稱其職也雖有姦諛巧佞知其交深而不可間勢重而不可搖亦將息其邪謀歸附於正矣後之任相者異於是其始也不慎擇擇之不慎故知之不明知之不明故信之不篤信之不篤故任之不專任之不專故

禮之不厚而責之亦不重矣擇不慎則不得其人
知不明則用之猶豫信不篤則人懷疑慮任不專
則不得盡其能禮不厚則其勢輕而易搖責不重
則不稱其職是故任之不盡其誠待之不以其禮
僕僕趨走若吏史然文案紛冗下行有司之事當
之者自知交不深而其勢輕動懷顧慮不肯自盡
上懼君心之疑下虞羣議之奪故蓄縮不敢有爲
苟循常以圖自安爾君子弗願處也姦邪之人亦
知其易搖日伺間隙如是其能自任以天下之重
乎若曰非任之艱知之惟艱且何以知其賢而任
之或失其人治亂所繫此人君所以難之也○天
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
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

涑水司馬氏曰用人者無親疎新故之殊惟賢不肖
之爲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
苟賢以親故而捨之亦非公也夫天下之賢固非
一人所能盡也若必待素識熟其才行而用之所
遺亦多矣古之爲相者則不然舉之以衆取之以
公衆曰賢矣已雖不知其詳姑用之待其無功然
後退之有功則進之所舉得其人則賞之非其人

則罰之進退賞罰皆衆人所共然也已不置毫髮之私於其間苟推是心以行之又何遺賢曠官之足病哉

元城劉氏曰朝廷之務莫先於用人君子進則治之本也小人用則亂之階也王者深居於九重不能盡知臣下之邪正是以設諫官御史之職俾司耳目之任而採中外之公議是非可否惟衆之從故蔽賢之言不能害君子黨姦之論無以助小人明君無所用心而賢不肖自辨知人則哲其道不過於此○天下之治亂在朝廷朝廷輕重在執政論

執政才否而進退之者人主之職也使廟堂之上皆得當時之賢而都兪戒敕以圖天下之治則善日進而君子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爲泰使公卿輔相非其人而姦邪朋黨更相比周以救人君之聰明則惡日滋而小人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爲否也自古雖至聖之君不能無惡人立朝堯之四凶是已雖甚衰之世未嘗無君子在位商之三仁是已聖人之興賢者衆則惡人不能勝其善故雖有四凶而或竄或殛卒無幸免暴君在上讒諂並進則善人不能勝其惡故雖有三仁而或去或死終莫

能用此乃治亂盛衰之機不可不察也○自古及
今未有任君子而不治用小人而不亂者蓋甘言
美辭足以感移人意小節僞行足以欺惑世俗及
其得志苟患失之陰引姦邪廣布心腹根深蒂固
牢莫可破則其為國家之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
故陸贄之論以為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兵
而委罪於所操之主蓄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
蠱而歸咎於所蓄之家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齊
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
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

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
用惡惡而不能
去所以亡也每讀至此未嘗不掩卷太息以謂鄙
夫固陋燭理不明人之所非反以為是衆之所惡
覆以為美此乃愚者偏暗之常態固不足論若夫
能知天下之善惡如辨白黑而無疑惑之心蓋非
智者有所不及然而國君反以此而亡國其故何
也夫郭君能知善之為善惡之為惡則不可謂之
不智特以其見善而不能
用使君子無以自立知
惡而不能去使小人得以成朋因循積累其害遂
至於亡國然則有天下者可不視此以為戒乎

華陽范氏曰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古之所謂才者君子之才也後世之所謂才者小人之才也高陽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爲才其所以爲才者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高辛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爲才其所以爲才者曰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周公制禮作樂孔子以爲才然則古之所謂才者兼德行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辯給以禦人詭詐以用兵僻邪險詖趨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於世也在易師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未濟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王者創業垂統敷求哲人以遺後嗣故能長世也豈以天下未定而可專用小人之才歟○人君勞於求賢逸於任人古者疇咨僉諧然後用之苟得其人則任而勿疑乃可以責成功○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恭己而成功多疑之君自用而不用人故勞心而敗事自古征伐或勝或負多由於此二者矣○自古君子易疏小人易親蓋君子難於進而果於退小人不恥於自售而戚於不見知其進也無所不至人君一爲所惑不能自解鮮有不至禍敗者也

五峰胡氏曰唐文宗云宰相薦人當不聞疎戚若親
故果才避嫌而棄之亦不爲公誠哉是言也

豫章羅氏曰名器之貴賤以其人何則授於君子則
貴授於小人則賤名器之所貴則君子勇於行道
而小人甘於下僚名器之所賤則小人勇於浮競
而君子恥於求進以此觀之人君之名器可輕授
人哉○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
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
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
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天下所以必亂

朱子曰天下之治固必出於一人而天下之事則有
非一人所能獨任者是以人君旣正其心誠其意
於堂陛之上突奧之中而必深求天下敦厚誠實
剛明公正之賢以爲輔相使之博選士大夫之聰
明達理直諒敢言忠信廉節足以有爲有守者隨
其器能寘之列位使之交脩衆職以上輔君德下
固邦本而左右私彘使令之賤無得以奸其間者
有功則久其任不稱則更求賢者而易之蓋其人
可退而其位不可以苟充其人可廢而其任不可
以輕奪此天理之當然而不可易者也人君察於

此理而不敢以一毫私意鑿於其間則其心廓然
大公儼然至正泰然行其所無事而坐收百官衆
職之成功一或反是則爲人欲私意之病其偏黨
反側黯闇猜嫌固日擾擾乎方寸之間而姦僞讒
慝叢脞眩瞶又將有不可勝言者此亦理之必然
也○尋常之人將欲屬人以一至微至細之事猶
必先爲規模使其盡善然後所屬之人有所持循
而不失吾之所以屬之之意况有天下者將以天
下至大之事屬之於人而不先爲盡善可守之規
以授之乎○楚廷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

而黑故賈誼之言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
生長於齊之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
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是
以古之聖賢欲脩身以治人者必遠便嬖以近忠
直蓋君子小人如冰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相入
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必疎未有可
以兼收並蓄而不相害者也能審乎此以定取舍
則其見聞之益薰陶之助所以謹邪僻之防安義
理之習者自不能已而其舉措刑賞所以施於外
者必無偏陂之失一有不審則不惟其妄行請託

竊弄威權有以害吾之政事而其導諛薰染使人不自知覺而與之俱化則其害吾之本心正性又有不可勝言者然而此輩其類不同蓋其本出下流不知禮義而稍通文墨者亦有服儒衣冠叨竊科第而實全無行檢者是皆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蟻苟非心正身脩有以灼見其情狀如臭惡之可惡則亦何以遠之而來忠直之士望德業之成乎○伏節死義之士當乎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乎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乎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伏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爲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人始復

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
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頓顙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
於殺身滅族而不悔如巡遠杲卿之流則遠方下
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
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
何至真爲伏節死義之舉哉○自古君子小人雜
居並用非此勝彼卽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
決者此必然之理也故雖舉朝皆君子而但有一
二小人雜於百執事之間投隙抵巇已足爲患况
居侍從之列乎况居丞弼之任而潛植私黨布滿

要津乎蓋二三大臣者人主之所與分別賢否進
退人材以圖天下之事自非同心一德協恭和衷
彼此坦然一以國家爲念而無一毫有己之私間
於其間無以克濟若以小人叅之則我之所賢而
欲進之者彼以爲害已而欲退之我之所否而欲
退之者彼以爲助已而欲親之且其可否異同不
待勉爭力辨而後決但於相與進退之間小爲俯
仰前卻之態而已足以敗吾事矣是豈可不先以
爲慮而輕爲他計以發其害我之機哉

象山陸氏曰銖銖而稱之至石必繆寸寸而度之至

文必差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此可爲論人之法且
如其人大槩論之在於爲國爲民爲道義此則君
子人矣大槩論之在於爲私已爲權勢而非忠於
國徇於義者則是小人矣若銖稱寸量較其一二
節目而違其大綱則小人或得爲欺君子反被猜
疑邪正賢否未免倒置矣

東萊呂氏曰用人之道詎可信其虛言而不試之以
事乎是以明君將欲付大任於是人必納之於膠
擾繁劇之地以觀其材處之於閒暇寂寞之鄉以
觀其量使之嘗險阻艱難以觀其操使之當盤根
錯節以觀其斷投之州縣磨之歲月習之旣久養
之旣深異時束帶立於朝天下之事莫不迎刃而
解也

西山真氏曰易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謂之泰泰者
通而治也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謂之否否者閉
而亂也君子小人並生於天地間不能使之無也
但當區處得宜使有德者布列朝廷有才者奔走
任事於外如此則治矣

鶴山魏氏曰嘗聞朱熹云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
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闇闇則

難測故光明正大疏暢通達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回互隱伏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某嘗以是爲察言觀人之鑒邪正之辨了不可掩則取舍之極定於內矣

魯齋許氏曰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勢屈寘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賢者之於人國其重固如此也然或遭世不偶務自韜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雖或知之而當路之人未有同類不見汲引獨人君有不知者人君雖或知之召之命之泛如廝養而賢者有不屑就者

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其所言不見信用有趨然引去者雖或信用復使小人參於其間責小利期近効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位素餐徒費廩祿取譏誚於天下也雖然此特論難進者然也又有難合者焉人君位處崇高日受容悅大抵樂聞人之過而不樂聞己之過務快己之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難合况姦邪佞倖醜正惡直肆爲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庶事得其正天下被

其澤邪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爾大禹聖人間善即拜益戒之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貳之一言在大禹猶當警省後世人主宜如何哉此任賢之難也○任用人材興作事功自己已已有一定之見然不可獨用已意獨用已意則排沮者必多吾事敗矣稽於眾取諸人以爲善然後可堯之禪舜也以聖人見聖人不待三載之久而後知也當一見便知之然而不敢以已之見便以天位付之必也賓于四門納于大麓歷試諸難使天下之人共知之四岳十二牧共推

之若不出於堯之意也然後居天位理天職人無間言後世稱聖後之任用人材立事功者皆獨出已意憲宗淮蔡功成而裴中立不得安於朝矣况大於此者乎○姦邪之人其爲心險其用術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如以甘言卑辭誘人之類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如勢在近習則諂近人君不察以諛爲恭以訐爲公以

欺爲可信以佞爲可近喜怒愛惡人主固不能無然有可者有不可者而姦邪之人一於迎合竊其勢以立已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

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
莫之知此前人所謂城狐也所謂社鼠也至是而
求去之不亦難乎雖然此由人主不悟誤至於此
猶有說也如宇文文化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竟
不能斥李林甫妬賢疾能明皇洞見其姦而卒不
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天下之務
固不勝其煩也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而已古人
謂得士者昌昌自用則小意正如此夫賢者識論之
體知事之要與庸人相懸蓋十百而千萬也布之
周行百職具舉然人之賢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
敢用或已知其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復畏首畏尾
患得患失坐視其弊而不能進退之徒曰知人而
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生民休戚係於用人之
當否用得其人則民賴其利用失其人則民被其
害自古論治道者必以用人爲先務用旣得人則
其所謂善政者始可得而行之以善人行善政其
於爲治也何有

臨川吳氏曰治天下者在得人相天下者在用人用
人必自好賢始周公大聖也而急於見賢一食三
吐其哺一沐三握其髮趙文子賢大夫也所舉筮

性理大全 卷之六十八
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嗚呼當時周公所見文子所
舉豈必皆其親舊而有所請求者哉好賢之臣能
容人而天下治妬賢之臣不能容人而天下亂此
大學平天下章所以引秦誓之言而深切教戒也

吳勉學重校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八

治道三

人才

程子曰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為急務人才不足
雖有良法無與行之矣欲成就人才者不患其稟
質之不美患夫師學之不明也師學不明雖有美
質無由成之矣○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
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為小人在君相變化
如何爾若宰相用之為君子孰不為君子○才高
者多過過則一出焉一入焉才卑者多不及不及

性理大全 卷六十八 三百十
者殆且弛矣

元城劉氏曰所謂長養成就人才非如今學校之類也但於人才愛惜保全之爾譬如富家養山林不日且伐之乃可爲棟梁之具若非理摧折之及至造屋無材可用也是愛惜人才乃人主自爲社稷計耳

龜山楊氏曰當先王之盛禮義之澤漸摩浸灌天下夔夔向風承德敦厚而成俗於斯時也士游乎校庠術序之間攬六藝之英華而充飫乎道德之實凡耳目之所習聞者皆足以迪己而勵行優游自得

不見異物而遷焉此三代之士所以彬彬多全德也陵夷至于戰國暴君汚吏各逞其私欲磨牙搖毒相吞噬者天下相環也機會之變間不容髮故從人合之以效其謀衡人離之以攻其後掉三寸之舌鬪天下之諸侯斂爲己功由是靡靡日入於亂也漢興襲秦遺俗而高皇帝起於布衣戶伍之中一呼而有天下慢而侮人尤不喜儒士故一時貪利頑頓無恥者多歸之雖秉國鈞衡爲一代宗臣者猶且囚拘縲紲而不知去况其餘人乎光武中興尤旌節義之士而依違附逆之臣多見戮

辱故宏儒遠智累行高舉激揚風流者方軌而出
及其衰也懷濟時之志則以獨權而嬰禍謝事丘
壑則以黨錮而陷刑雖與敗輟脫猶不忍改轍一
犯清議則蹈鼎伏鑕而不悔東漢之社稷僅如垂
髮而不絕者亦眾君子之力也東晉之興士懲前
軌皆遺世絕俗視天下治亂翹然如秦人視越人
之肥瘠也而晉從而亡此氣俗之不同然亦與衰
治亂之所繫也故戰國之士務奇謀而不徇正道
西漢之士喜功名而不務奇節東漢之士貴節義
而不通時變東晉之士樂恬曠而不孚實用是皆

世為世

自貴

亦知自貴

為世變所移而昧夫中行者也惟古之聖賢則不
然不以世治而堅其操世亂而改其度雖變故日
更而吾之所守自若也○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
賤周之士非獨上之人貴之也士亦知自貴焉秦
之士非獨上之人賤之也士亦輕且賤焉自秦而
來迄于今千有餘歲士之知自貴者何其少而輕
自賤者何多耶蓋古之士雖一介之賤廁於編戶
齊民之間短褐不完令菽飲水裕然有餘而不知
王公之為尊與夫膏粱文繡之為美也三旌之位
非其道也有弗屑焉萬金之餽非其義也有弗受

馬夫如是上之人雖欲挾貴自尊以輕天下之士

其可得乎後世之士顛冥利欲而不知有貴於已

者故守道循理之志薄而偷合苟得之行多伺候

公卿之門奔走形勢之塗脅肩諂笑以取容悅其

自處如是而欲人貴之其可得乎故愚竊謂士之

貴賤雖視勢盛衰然其所以貴賤者皆其自取也

朱子曰世間有才底人若能損那有餘勉其不足時

節却做得事却出來擔當得事與那小廉曲謹底

不同

其來呂氏曰不離莘野而割烹之鼎已調不離傳巖

而濟川之舟已具不離磻溪而牧野之陣已成彼

為伊傅太公者曷嘗徒勞州縣屈首簿書然後知

之哉殊不知有非常之才而後有非常之舉也

曾齋許氏曰大聖大賢本末具舉極其規模之大盡

其節目之詳先勤小物而後盡於大事降此一等

亦豪傑之士然舉其大則遺其細盡其小則愒於

大材具稍大便不謹細行所以有材大便疎之語

謹於細小者多不識大體不能謀大事用人者宜

知之後世功名之士到禮樂制度便進不去蓋到

此稍細密亦精力有所不及故須別用一般人物

貴賤視世其

其自

得事擔當

小廉曲謹

不同

非常之才有

非常之舉

聖賢本末具

舉

人才作奇

入圓融渾

入百理皆

入德性用

明便便自

成不偏

主能致天

之治

道

性理大全

卷六

四

一

○傳記中人才傑然可觀以道理觀之只是偏才
聖人則圓融渾全百理皆具古今人才多是血氣
用事故多偏聖人純是德性用事只明明德便自
能圓成不偏

求賢

程子曰古之聖王所以能致天下之治無他術也朝
廷至於天下公卿大夫百職羣吏皆稱其任而已
何以得稱其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已何以得
賢能而任之求之有道而已雖天下常用易得之
物未有不求而得者也金生於山木生於林非匠

者採伐不登於用况賢能之士傑出羣類非若山
林之物廣生而無極也非人君搜擇之有道其可
得而用乎自昔邦家張官置吏未嘗不取士也顧
取之之道如何爾○歷觀前史自古以來稱治之
君有不以求賢為事者乎有規規守常以資任人
而能致大治者乎有國家之興不由得人者乎由
此言之用賢之驗不其甚明若曰非不欲賢也病
求之之難也竊以為不然夫以人主之勢心之所
嚮天下風靡景從設若珍禽異獸環寶奇玩之物
雖遐方殊域之所有深山大海之所生志所欲者

性理大全

卷六

五

無不可致蓋上心所好奉之以天下之力也若使
存好賢之心如是則何巖穴之幽不可求何山林
之深不可致所患好之不篤爾

龜山楊氏曰三代兩漢人才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
能及者取士以行不專以言故也今雖詔內外官
舉經明行修之士中第之日優其恩典不獨取之
以言又本其行庶乎近古然徒使舉之而不由鄉
里之選又無考察之實與斯舉者隨衆牒試於有
司糊名謄錄校一日之長不惟士失自重之義且
於課試之際無以別異於衆人則所謂本其行者

亦徒虛文而已謂宜別立一科稍倣三代兩漢取
士官人之法因今之宜斟酌損益要之無失古意
而已至於投牒乞試糊名謄錄之類非古制者一
切罷之待遇恩數盡居詞賦經義等科之上庶使
學者尊經術惇行義人人篤於自修則人才不盛
風俗不美未之有也○明道在鄴邑政聲流聞當
路欲薦之朝而問其所欲言對曰夫薦士者皆才之
所堪不問志之所欲

五峰胡氏曰人君聯屬天下以成其身者也內選於
九族之親禮其賢者表而用之以聯屬其親外選

於五方之人禮其英傑引而進之以聯屬其民是
故賢者衆之表君之輔也不進其親之賢者是自
賊其心腹也不進其人之賢者是自殘其四肢也
○古者舉士於鄉自十年出就外傳學於家塾州
序其學者何事也曰六禮也一教也八政也書其
資性近道才行理鄉老鄉會會合鄉人於春秋
之祭祀鬼神而書之者也三歲大比鄉老鄉吏及
鄉大夫審其性之不悖於道也行之不反於理也
質其書之先後無變也乃入其書於司徒謂之選
士選士學於鄉校其書之如州序三歲大比鄉大

夫及司徒審之如初乃入其書於樂正謂之俊士
俊士入國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以上
觀古道樂正官屬以時校其業之精否而勉勵之
三歲大比樂正升其精者於王謂之進士王命冢
宰會天下之進士論其資性才行學業某可以爲
卿歟某可以爲大夫歟某可以爲士歟卿闕則以
可以爲卿者補之大夫闕則以可以爲大夫者補
之士有闕則以可以爲士者補之三年一考其績
三考黜其不職陟其有功者是故朝無幸官野無
遺賢毀譽不行善惡不眩德之大小當其位才之

性理大全 卷之十八
高下當其職人務自脩而不僥倖於上人知自守而不冒昧求進人知自重而不輕用其身人能有耻而不苟役於利此所以仕路清政事治風俗美天下安寧四夷慕義而疆場不聳也

朱子曰德行之於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
人道所當爲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
於身故謂之行非固有所作爲增益而欲爲觀聽
之美也士誠知用力於此則不唯可以脩身而推
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
莫不以是爲先若堯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

以教胥子皆此意也至於成周而法始大備故其
人才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尚
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
出入不悖所聞爲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
九品中正之法猶爲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
取士而尚德之舉不復見矣○夫古之人教民以
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其法備而意深矣今
之爲法不然其教之之詳取之之審反復澄汰至
于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而已深求其
意雖或亦將有賴於其用然彼知但爲無用之空

言而便足以要吾之爵祿則又何暇復思吾之所
以取彼者其意爲何如哉○古之大臣以其一身
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
力爲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
國論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
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
校量用之於有事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於已而
未及也無旦暮倉卒之頃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
害紛拏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
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

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爲而不來則無
巧僞之亂真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
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爲用而不竭幽隱畢
達則讜言日聞而吾德脩取舍不眩則望實日隆
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於
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者也○天
下之事決非一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是以古
之君子雖其德業智謀足以有爲而未嘗不博求
人才以自裨益方其未用而收賓門墻勸獎成就
已不勝其衆是以至於當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

列位而無事之不成也○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爲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譽道功德以爲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已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媿乎隱微而寢極乎光大耳○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託而薦人士人當有

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當自銜鬻而求薦

東萊呂氏曰井田之制士與兵國之重事皆取於農工商不與古者取士於田野取其民之秀者以其質朴故也

臨川吳氏曰古之爲士者苟可以仕則選於里舉於鄉而長治其鄉里之民在公得以行已志在私得以資祿養此古之士所以自安於內而無願外之想也後世取士之法不一雖存選舉之名而實與古不同何也所取不于其可用之實能而于其不可用之虛技可以仕者或不得仕而不可以仕者

乃或得仕時之多失人士之多失志往往由是

論官 蒞政附

程子曰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故賢才
衆而庶績成及周之衰公卿大夫皆世官政由是
敗矣○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
教訓傳傳之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
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
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無復聞焉○古之時分
義和以職天道以正四時遂司其方主其時政在
堯謂之四岳周乃六卿之任統天下之治者也後

天下

知無究民

守令之

是監司之

原之地在

廷

左右史紀人

主之言動

成清地要

世學其法者不復知其道故星曆爲一技之事而
與政分矣○禮院關天下之事得其人則凡舉事
可以考古而立制非其人未免隨俗而已○或曰
治獄之官不可爲曰苟能克其職則一郡無冤民
矣○四海之利病係於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
係於守令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
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
在乎朝廷而已

元城劉氏曰左右之史紀人主之言動職清地要他
官莫比非器識端方上下所信才學優贍中外所

推者不虛授也

華陽范氏曰夫天地之有四時如百官之有六職天

下萬事備盡於此如網之在綱裘之挈領雖百世

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苟不於周官未

見其可也

朱子曰宰相擇監司吏部擇郡守如此則朝廷亦可

無事又何患其不得人

臨川吳氏曰予閒居思天下之治法以為禹稷伊尹

之志苟得一縣亦可小試何也縣之於民最近令

之福惠所及最速莫是官若也而舉世督督孰知

其任之為不輕專務已肥遑恤民瘠墮闕吾君之

德使不得下達愁怨之氣瀰漫兩間以至上干陰

陽之和者十而八九也聚羣羊而牧之以一狼恣

其啖食何辜斯民而至斯極於斯之時倏有人焉

慰愜其蘇息之望則民之愛之也烏得不如子之

愛其父母哉世固有廉者矣其見不明則為吏所

蔽雖廉何補亦有廉而且明者矣其心不仁則自

謂無取於民不眩於事而深刻嚴酷又縱其下漁

獵躡躒略無惻隱之意或其心雖仁而短於剗裁

徒有仁心而民不被澤仁而不能故也或其才雖

天下萬事備盡于此

人君稽古以名

事 朝廷亦可無

得一縣亦可

小試 縣之於民最

取

能而意之所向不無少偏終亦不免於小疵能而未公故也全此五善難矣哉

程子曰談經論道則有之少有及治體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於天下此其序也其間則又係用之淺深臨時裁酌而應之難執一意也以下論○斟酌去取古今恐未易言須尺度權衡在胸中無疑乃可處之無差○古者鄉田同井而民之出入相友故無爭鬪之獄今之郡邑之訟往往出於愚民以及氣相搆善為政者勿聽焉可也又時取強暴而好讒侮

者痛懲之則柔良者安鬪訟可息矣○韓持國常患在下者多欺曰欺有三有為利而欺者則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問臨政無所用心求於恕如何曰推此心行恕可也用心求恕非也恕已所固有不待求而後得舉此加彼而已○呂進明使河東伊尹問之曰為政何先對曰莫要於守法曰拘於法而不得有為者舉世皆是也若某之意謂猶有可遷就不害於法而可以有為者也昔明道為邑凡及民之事多眾人所謂於法有礙焉者然明道為之未嘗大戾於

法人亦不以爲駭也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
補焉則過之與今爲政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爲
狂也至謂之狂則心大駭盡誠爲之不容而後去
之又何嫌之有○或問爲官僚而言事於長理直
而不見從也則如之何曰亦權其輕重而已事重
於去則當去事輕於去則當留事大於爭則當爭
事小於爭則當已雖然今之仕於官其有能去者
必有之矣而吾未之見也○一命之士苟存心於
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問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
情問御史曰正己以格物

人有語及爲政者和靖尹氏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
無倦倦最害事若能無倦推而行之爲尉爲邑爲
郡以至爲宰相皆可了若倦則雖居家至小事也
不能了

五峯胡氏曰事有大變時有大宜通其變然後可爲
也務其宜然後有功也

朱子曰作縣固非易事然盡心力而爲之必無不濟
今人多是自放懶了所以一綱弛而衆目紊也○
仕宦只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
起妄念也○大抵守官只要律已公廉執事勤謹

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便自無他患害纔是有所依
倚便使人怠惰放縱不知不覺錯做了事也○大
率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如賊盜
入獄而加以桎梏箠楚乃是正理今欲廢此以誘
其心欲其歸恩於我便是挾私任術不行衆人公
共道理况恩旣歸已怨必歸於他人彼亦安得無
忿疾於我耶○事變無窮幾會易失酬酢之間蓋
有未及省察而謬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也
埋明則異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亂而德可久業可
大矣○問班朝治軍莅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禮

祠祭祀非禮不誠不莊先生謂古人以誠莊對威
嚴蓋爲政以嚴爲本寬以濟嚴之太過也某竊謂
居上以寬爲本寬則得衆嚴以濟寬之不及耳若
一意任威其弊將有至於法令如牛毛者然先王
爲政之本寬嚴先後之異施者不敢不講曰爲政
以寬爲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
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
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爲本耳及其施
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
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類

敝不舉之處人之蒙惠於我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爲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爲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與奪之權皆不在已於是姦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引書傳考古今然後知也但爲政必有規矩使姦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歛可薄

所謂以寬爲本體仁長人孰有大於此者乎○平易近民爲政之本

南軒張氏曰爲政須是先平其心不平其心雖好事亦錯如抑強扶弱豈不是好事往往只這裏便錯須是如明鏡然妍者自妍醜者自醜何預我事若是先以其人爲醜則相次見此人無往而非醜矣○問趙德莊知建寧府問於晦庵爲政寬則是猛則是晦庵云若教公寬一尚猛一尚則如發瘧子相似以某之意御善良以寬治強暴以嚴此語如何曰若胷中著一寬字寬必有弊著一猛字猛必

有弊吾徒處事當如持衡高者下之低者平之若
聖人之秤則常平矣

東萊呂氏官箴曰凡治事有涉權貴須平心看理之

所在若其有理固不可避嫌故使之無理

有一毫畏禍自恕之心則五分有理便看作十分有理若其無理亦不可畏

禍曲使之有理政使見得無理只須作尋常公事

看斷過後不須拈出說尋常犯權貴取禍者多是

張大其事邀不畏彊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處

得平穩安帖彼雖不樂視前則有間矣然所以不

欲拈出者本非以避禍蓋此乃職分之常若特然

看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是矣○當官之法唯

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

矣然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以為必

不敗持必不敗之意則無不為矣然事常至於敗

而不能自己故設心處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借

使役用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所損已多不若

初不為之為愈也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

於末孰若拙戒於初此天下之要言當官處事之

大法用力寡而見功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豈

復有悔吝邪○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

清勤
知此三者則
知所以持身

天下要言

當官處事之
大法

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爲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不盡也故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治故事可移於官豈有二理哉○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旣不能免便就其間求所以使民省力不使重爲民患多矣○當官者難事勿辭而深避嫌疑以至誠遇人而深避文法如此則可免○前輩嘗言小人之性專務苟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當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諺有之曰勞心不如

勞力此實要言也○當官旣白且廉潔又須關防小人如文字曆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至謹不可不詳知也○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媪之類尤宜踈絕要以清心省事爲本○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

道惟不道
言得之

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嘗見前輩作
州縣或獄官每一公事難決者必沉思靜慮累日
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唯不苟者能
之○處事者不以聰明為先而以盡心為急不以
集事為急而以方便為上○畏避文法固是常情
然世人自私者率以文法難事委之於人殊不知
人之自私亦猶已之自私也以此處事其能有濟
乎○當官大要直不犯禍和不害義在人要詳斟
酌之爾然求合於道理本非私心專為已也○當
官處事但務著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

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
欺之道也百種姦偽不如一實反復變詐不如慎
始防人疑眾不如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事不易
之道也○事有當死不死其詬有甚於死者後亦
未必免死當去不去其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必
得安世人至此多惑亂失常皆不知義命輕重之
分也此理非平居熟講臨事必不能自立不可不
預思古之欲委質事人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
矣中材以下豈臨事一朝一夕所能至哉教之有
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忍之一字眾妙之

忍之一字眾
妙之門

官處事元

忍處事元

新為世大

世之

字更無別

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
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
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
此皆切於事理為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嘗說
喫得三斗醞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
居官臨事外有齟齬必內有空礙蓋內外相應毫
髮不差只有反已兩字更無別法也

魯齋許氏曰恐害於已者必思所以害人也豈知利
人則未有不利於已者也至於推勘公事已得大
情適當其法不旁求深入是亦利人之一端也彼

俗吏不達此理專以出罪為心謂之陰德予曰不
然履正奉公嫉惡舉善人臣之道也有違于此則
惡者當害之而反利之善者當利之而反害之顯
不能逃其刑責幽不能欺於神明顧陰德何有焉
○每臨事且勿令人見喜既令見喜必是偏於一
處隨後便有弊蓋喜悅非久長之理既不令人喜
亦不令人怒便是得中

諫諍

程子曰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戒則即
時諫止○人臣以忠信善道事其君者須體納約

用
人臣以忠信
善道事其君

性理大全

卷六

三

自牖之意必違其所蔽而因其所明乃能入矣雖有所蔽亦有所明未有冥然而皆蔽者也古之善諫者必因君心所明而後見納是故訐直強果者其說多忤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愛戚姬將易嫡庶是其所蔽也素重四老人之賢而不能致是其所明也四老人之力孰與夫公卿及天下之心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也高祖不從彼而從此者留侯不攻其蔽而就其明也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使爲質於齊是其蔽也愛之欲其富貴久長於齊是其所明也左師觸龍所以導之者

亦因其明爾故其受命如響夫教人者亦如此而已

元城劉氏曰嘗讀國語以謂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聒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三代之前上則公卿大夫朝夕得以納忠下則百工庶民猶執藝事以諫故忠言嘉謀日聞於上而天下之情無幽不燭無遠不通所爲必成所舉必當者諫諍之効也後世之士不務獻納於君而多爲自全之謀正論遠猷鮮有

入告於是設員置職而責之以諫矣夫進言者日
益少而聽言者不加勤此天下之治所以終愧於
先生之盛時也

華陽范氏曰人臣諫而不聽則當去位苟不能彊諫
而視其君之過舉至於天下咸怨其臣則曰非我
不諫君不能用我也始則擇利以處其身終則引
諉以歸於君此不忠之大者也○國之將興必賞
諫臣國之將亡必殺諫臣故諫而受賞者興之祥
也諫而被殺者亡之兆也天下如人之一身夫身
必氣血周流無所壅底而後能存焉諫者使下情

得以上通上意得以下達如血氣之周流於一身
也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治亂者繫乎言路
而已

五峰胡氏曰事物之情以成則難以毀則易足之行
也亦然升高難就卑易舟之行也亦然泝流難順
流易是故雅言難入而淫言易聽正道難從而小
道易用伊尹之訓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
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蓋本天下事物之
情而戒之耳非謂太甲質凡而故告之以如是也
英明之君能以是自戒則德業日新可以配天矣

朱子曰內自臣工外及毗庶有能開寤聖心指陳闕
政者無間疎賤使咸得以自通然後差擇近臣之
通明正直者一二人使各引其所知有識敢言之
士三數人寓直殿門凡四方之言有來上者悉令
省閱舉其盡忠不隱者日以聞于聰聽則夫天人
之際將有粲然畢陳於前者然後兼總條貫稱制
臨決畫爲科品以次施行○問淵源錄折柳事程
川在經筵一日講罷木退哲宗忽起憑檻
戲折柳枝進曰方春發生無故不可摧折曰有無
不可知但劉公非妄語人而春秋有傳疑之法不
應遽削之也且伊川之諫其至誠惻怛防微慮遠

既發乎愛君之誠其涵養善端培植治本又合乎
告君之道皆可以爲後世法而於輔導少主尤所
當知至其餘味之無窮則善學者雖以自養可也
南軒張氏曰某每登對必先自盟其心曰切不可見
上喜便隨順將去恐一時隨順後來收拾不得上
嘗曰伏節死義之臣難得某對曰陛下未得所以
求之之道上曰何如曰當於犯顏敢諫中求則臨
事可以得伏節死義之士矣若平時不能犯顏敢
諫他日安能望其伏節死義乎○武昭儀稱制長
孫無忌欲諫褚遂良曰公國之元舅諫而得罪使

上有殺元舅之名不如遂良先諫諫而不從公却繼之遂諫至於棄笏此非不美也然費了多少氣力終亦不成事孰若高宗初幸尼寺取才人入宮之時大臣一言可去矣大凡事豈可不辨於幾微小處放過却來大處旋爭無益矣

東萊呂氏曰自古進言於君者必以責難爲恭蓋宴安之適聲色之娛瓌麗之玩畋遊之佚實爲治之大蠹其樂難捨其惑難移忠臣義士乃冒萬死而欲奪其君之所嗜此自古及今所共謂之責難也

○大凡爲人須識綱目辭氣是綱言事是目言事雖正辭氣不和亦無益自古亂亡之國非無敢言之臣旣殺其身國亦從之政坐此耳○諫之道有三難焉曰遠曰疎曰驟遠則勢不接疎則情不通驟則理不究其言之不行也固也彼周設師氏之官淵乎其用意之深乎師氏之官實居虎門之左而詔王以媿者也其勢近其情親其言漸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日加益而不知焉周公之設官三百六十官必掌一事事必寓一意而師氏獨列地官之屬實周公致意之深者想夫成周之隆出入起居同歸於欽發號施令同歸於臧者師氏抑有

助焉昔周太史辛甲命百官箴王闕而虞人之箴獨傳竊意師氏之所獻必反復紬繹辭順意篤足以爲百代箴規之法然求之於蠹書漆簡之中雖斷章片辭邈不可得是可歎已

西山真氏曰天下之務至廣也軍國之機至要也雖明主聽斷賢相謀議思慮之失亦不能免一失則爲害不細必藉忠良之士諫正夫忠良之士論治體補國事乃其志爾能密有所助則亦志伸而道行豈必彰君過而取高名哉當君相議事之際使諫官預聞得以關說或有闕失從而正之天下但

觀朝政之得宜不知諫者之何言上下誠通國體豈不美乎况大臣論事以諫官規正於人君之前安有不公之議茲亦制御大臣使之無過之術爾若以諫官小臣不可預聞國議必衆知闕失方許諫正事或已行而不可救過或已彰而不可言故剛直之臣有激訐不顧以爭之者君從之猶掩其過君或不從則君之過大臣之罪愈大矣○君子小人之分義利而已矣君子之心純乎爲義故其得位也將以行其道小人之心純乎爲利故其得位也將以濟其欲二者操術不同故所以道其君

者亦異夫爲人君者受諫則明拒諫則昏明則君子得以自盡昏則小人得以爲欺故爲君子者惟恐其君之不受諫爲小人者惟恐其君之不拒諫彼小人者豈以受諫爲不美哉蓋正論勝則邪說不容公道行則私意莫逞故其術不得不出諸此○欲諫其君者必先能受人之諫儻在已則知盡言以諫君而於人則不欲盡言以諫我是以善責君而未嘗以善責已也其可乎哉故爲大臣必以羣下有言爲救已之過而不以爲形已之短以爲愛已而不以爲輕已以爲助已而不以爲異已然後可稱宰相之度矣

曾齋許氏曰後世臣子謀於君只說利害有如此以利害相恐動則利害不應時都不信了或者於君前說旱災可畏稅課害人爲害不細後皆無損再有便難說後來雖因此壞了天下也說不得唐懿宗爲諫驪山事曰彼叩頭何足信此其驗也人只當言義理可與不可當與不當且如天道福善禍淫有時而差是禍福亦不足信也人只得當於義理而已利害一切不恤也

法令

程子曰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他處亦不見說獨答顏回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亦言其大法使後人就上修之二千年來亦無一人識者○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爲治不爲則已如復爲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爲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爲則何義之有○古之人重改作變政易法人心始以爲疑者有之矣久而必

信乃其改作之善者也始旣疑之終復不信而能善治者未之有也○爲政必立善法俾可以垂久而傳遠若後世變之則末如之何矣

龜山楊氏曰立法要使人易避而難犯至於有犯則必行而無赦此法之所以行也

元城劉氏曰嘗考載籍以推先王之道雖禮樂刑政號爲治具而所以行之者特在於命令而已昔之善觀人之國者不視其勢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惟其慮之旣熟謀之已臧發之不安而持以必行則堅

如金石信如四時敷天之下莫不傾耳承聽聳動
厭服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書曰慎乃
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易曰渙汗其大號傳曰令
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聖人慎
重之意也○人君命令雖在必行苟處之得其理
則執之不可變惟其不合衆望違拂人情關天下
之盛衰繫朝廷之輕重所宜擇善何憚改爲

五峰胡氏曰荀子云有治人無治法竊譬之欲撥亂
反之正者如越江湖法則舟也人則操舟者也若
舟破楫壞雖有若神之技人人知其弗能濟矣故

乘大亂之時必變法法不變而能成治功者未之
有也○法制者道德之顯爾道德者法制之隱爾
大地之心生生不窮者也必有春秋冬夏之節風
雨霜露之變然後生物之功遂有道德結於民心
而無法制者爲無用無用者亡劉虞之類有法制繫於
民身而無道德者爲無體無體者滅暴秦之類是故法
立制定苟非其人亦不可行也

朱子曰古人立法只是大綱下之人得自爲後世法
皆詳密下之人只是守法法之所在上之人亦進
退下之人不得○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

以下至於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蓋君雖以制命爲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下亦皆曉然知其謬之出於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臣下欲議之者亦得以極意盡言而無所憚此古今之常理也

賞罰

程子曰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

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異乎後世刻核之論矣○萬物皆只是一箇天理已何與焉至如言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只是天理自然當如此人幾時與與則便是私意有善有惡善則理當喜如五服自有一箇次第以章顯之惡則理當惡彼自絕於理故五刑五用曷嘗容心苦怒於其間哉舜舉十六相堯豈不知只以他善不著故不自舉舜誅四凶堯豈不察只爲他惡未著那誅得他舉與誅曷嘗有毫髮厠於其間哉只有一箇義理義之與比

元城劉氏曰人主所以鼓動天下制馭臣民之柄莫大於賞罰使賞必及於有功罰必加於有罪則四海之內竦然向風而無不心服者矣惟其無功者虛受有罪者幸免遂容僭濫而其弊將至於無所勸懲然則為天下治安可不以至公而慎用之乎

華陽范氏曰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下莫不懼豈其力足以勝億兆之衆哉處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用一不肖而四方莫不解體殺一無罪而百姓莫不怨怒豈必人人而害之哉處之不中理而不能服其心也

武夷胡氏曰人主以天下為度者也所好當遵王道不可以私勞行賞所惡當遵王路不可以私怨用刑其喜怒則當發必中節和氣網緼而育萬物也

呂氏季曰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刻核之論也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君子長者之心也以君子長者之心為心則自無刻核之論如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己之忠去其臣也必可使復仕去其妻也必可使復嫁如此等論上下薰蒸則太平之功可立致也

芝草生甘露降醴泉出皆是此等和氣薰蒸所生朱子曰古之欲為平者必稱其物之大小高下而為

未其施之多寡厚薄然後乃待其平若不問其是非
曲直而待之如一則是善者常不得伸而惡者反
幸而免以此爲平是乃所以爲大不平也故雖堯
舜之治旣舉元凱必放共桀此又易象所謂遏惡
揚善順天休命者也蓋善者大理之本然惡者人
欲之邪妄是以天之爲道旣福善而禍淫又以賞
罰之權寄之司牧使之有以補助其禍福之所不
及然則爲人君者可不謹執其柄而務有以奉承
之哉

性理人全書卷之六十八

新安天勉學重校

